

舌尖美味



人间有春味

□ 付金华

春风浩荡,绿满大地。枯寂了一冬的植物,迎风而长,长得恣意而悠然。炊烟袅袅,人间烟火气。对于一个村庄的记忆,在春天,复活在我的舌尖上。

鱼腥草

萧瑟而漫长的冬天,在我的家乡,你是寻不到鱼腥草的影子的。它静静地潜伏于地表之下,仿佛睡着了一般。到了春日,某个夜里的一声春雷,就唤醒了沉睡一季的鱼腥草。

起初,它羞答答地冒出几根细细的小芽儿,晒上一两天太阳,小芽儿就长成了小叶片,在阳光下泛出微微的紫、嫩嫩的绿,如同一个个娇俏的小姑娘,怯怯地,张望着春天。然后,它就悄悄地,在故乡的田埂外、水沟边,无声无息地,长成星星点点的一片片紫绿。

这紫绿,深深地诱惑着孩子们。于是,放学回家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走向田埂和水沟。间杂在草丛中的鱼腥草,并不难寻。孩子们欢呼着四散开去,随后,各自为阵,圈地为记,开始忙着挖鱼腥草。一个小竹篮,一把小挖锄,一身的泥土,一路的笑声,是春天最温暖的画卷,是孩子们最深的眷恋。

小小的竹篮里,鱼腥草一点点多起来。突然想起,出门前,母亲有交代,鱼腥草的根比叶好吃。挖锄就顺着草茎深挖下去,沿着未知的路径,挖出一片纵横交错的白色的根。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村口传来母亲呼唤我们回家的声音,我们满载而归。

乡下人的晚餐,质朴又丰盛。母亲把鱼腥草根择洗干净,切成小节,加一点韭菜或蒜苗,拌上辣椒酱,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凉拌鱼腥草就上桌了。那些紫绿色的鱼腥草叶子,母亲并没有舍得扔掉,在腊肉火锅里,涮一下,入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秋天,父亲在菜地边上扦插了一些香椿树枝,并吩咐我们每天浇水。一周之后,有几支枯萎死掉了,活着的那些树枝,经沐了一秋一冬的风雨,长成了日渐茁壮的小树苗。

阳春三月,香椿树开始发芽。小小的树顶上,生出羽毛般小小的叶子。叶片有序对生,簇拥在香椿树的枝丫上,仿佛一朵朵大小不一的红褐色的花。

清晨的露水在太阳下闪烁,母亲采回一小把嫩嫩的椿天芽,唤我们姐妹起床。厨房里,传来母亲忙碌的声音。很快,椿天芽焯水时散发的浓郁香气,扑鼻而来。

母亲将焯水后的椿天芽过水切碎,打入鸡蛋,加入简单的佐料,搅拌均匀后,倒入油已烧热的炒锅,待鸡蛋的一面炒熟定型后翻面,很快,椿天芽炒鸡蛋就完成了。母亲用最早的椿天芽,炒上母鸡新生的两个鸡蛋,让春天的味道弥漫在我们的唇齿之间。

母亲说,香椿要吃嫩。在椿天芽没有老掉之前,母亲便换着花样做出以椿天芽为食材的各种美味佳肴,清炒,凉拌,做成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勤劳的母亲享受着物尽其用的快乐。

香椿树生长得很快,不几年,当初的那些细细弱弱的小树苗,就长成了伫立在我家菜地边上的高大乔木。深褐色的树皮,粗糙不平。往年那掉了香椿芽的伤口,在时间里愈合成一个深深浅浅的节疤,在来年的春风里,又长出新的芽、新的叶。

春去春又回,人间有春味。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鱼腥草、椿天芽和蒿子饭的季节。我在无限的春味里,思念母亲。

春风送暖野蒜香

□ 翁翰临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野蒜,别说吃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更没看过。从小在乡村长大的我,却视其为美食。青黄不接的春季,许多蔬菜都没上市,菜园里只有葱绿的菜苗,尚未开花结果或长成可以吃的样子。此时在山间地头,有一种长得像韭菜的野菜,正在春风的吹拂下,微笑着向我招手。她就是野蒜,家乡人常叫她小蒜。

野蒜也叫小根蒜、山蒜、苦蒜等,其味也确实有点苦。不仅地上的茎叶可以吃,地下的鳞茎部分也可吃。外观看,野蒜长得细长,不像大蒜倒像韭菜,所以老家也称之为野韭菜。但鳞茎部位又像老号的大蒜头,或许这就是叫她野蒜的原因吧!只是又圆又白的鳞茎,不像大蒜头可以掰成许多瓣,但能与茎叶一起炒了吃,味道很鲜美。

食用方法简单,可以像韭菜一样炒鸡蛋,也可以像香椿一样焜浆。将新鲜野蒜洗净后控水,茎叶切成两三厘米长的小段,鳞茎一分为二即可。将鸡蛋快速翻炒后,铲起来放在碟子里备用。重新往锅里倒油,大火翻炒炒好的野蒜,待八分熟时,将也是八分熟的鸡蛋倒入锅里,再一起翻炒,两分钟后即可起锅,一碗鲜香的野蒜炒鸡蛋便做好了。除了油盐,什么作料也不用放,包括味精和酱油,因为野蒜本就有一股清香,调味品容易掩盖她的味道,而食客要的就是她的原汁原味。

自从离开乡村在城市生活,至少有20多年没吃过野蒜了。机缘巧合,那天在朋友家玩,他说家门口有一种野菜叫野蒜,喜欢吃现在就可以去

拔。他把我带到揽月河边,指着野菜跟我说,这就是“野蒜”。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小蒜,算是老朋友重逢,感到特别亲切。朋友说,他以前也不知道门口有可吃的野蒜,因为他压根不认识,也从未吃过,是在他家门口拔野蒜的人告诉他的。

我当即拔了点回去,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炒了,因为我想重新体会那种久违的味道。当然,准确地说,这次我不是拔,是掐,因为我在根部以上掐断的,没有整个拔起来。后来,我偶遇那个拔野蒜的人,原来是小区保安,他不仅拔了一大袋,而且连白色的鳞茎一块块拔了出来。他说,白色的鳞茎好吃呢。第二次我也连鳞茎一起拔了,切碎了炒鸡蛋,微苦中有种淡淡的清香,是我熟悉的味道。

按说野蒜生命力旺盛,像村姑,朴素而坚强,主要长在山野乡村,城里难觅踪影,因为我从未在菜市场见过。可她竟在小区门口的河边肆意地生长,难道她是追随我而来?难道她知道我身处城市的孤独,知道远离家乡的心中总有一股思乡之情在涌动,所以才跋山涉水自千里之外向我奔赴而来?也许是的,因为我看见她,就想起小时候扯野蒜、吃野蒜的经历,想起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到特别熟悉和亲切。

她是被飞鸟捎来的家乡的种子吗?她是在给我传递家乡的讯息吗?我想也是的,肯定是家乡的亲人在想我,而我也想家乡的亲人。我要告诉他们,这里也有家乡一样的小蒜,看见小蒜犹如看见他们。他们就在我身边,从未远离。

诗意荆州

公安三袁(外一首)

□ 陈惠芳

有黄山头在
不必另立山头
同根,同源,同血脉

隔墙有耳
隔壁有亲
一脚踏两省,一脚踏两县,一脚踏两镇
一不小心,就走了亲戚

此番特意,越界而去
从安乡去了公安
袁氏三兄弟安息了这么久

不打搅,也该去悄悄看一看

平原如此宽阔
袁宗道、袁中道睡了通铺
紧挨着,能听见彼此的心跳与呼吸
袁宏道在隔壁,开了一个单间
保持了同一个频道

中年的袁氏三兄弟
深埋了满腹才华
却把独树一帜的公安派
奉献给了茫茫人间

荆江分洪闸

雨夜,从黄山头潜入荆江边
迷离之中,感悟劳动大军的坚忍
诗人的歌吟细小
这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一双巨手,南北开弓,左右开弓
钳制了水患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长江万里,治在荆江

从南到北
从安乡到公安
从虎渡河到太平口
从南闸到北闸
从节制闸到进洪闸

长江,荆江,都有久远的履历
表面的平静
藏掖着凶猛
人世间的从容踱步
需要抑制心中狂乱的波涛

海棠依旧笑春风

□ 梅红

从山坡上,从马路边走来
一长条开得正盛的海棠花映入眼帘
粉白相间,舞动玉带天纱般的身姿
浪漫、轻盈,那是春天的第一抹暖意

一树粉红在枝间跃动、流连
游人的脸颊、蓝蓝的天空,染上几分粉嫩
一簇簇绽放的海棠,犹如少女红唇

吻醒沉睡的大地,涂抹秀丽山河
以风为曲,以枝为台
海棠花飞舞起来
抬头满眼是花,低头满地是瓣
一场凄美花瓣雨,舍弃所有浪漫
葬尽生命的全部,舞出春的暖意
让人心生欢喜

一束稻花

□ 傅志强

身处于黄金年华,必要生机勃勃
吐露在蔚蓝的天空下
好似娇嫩的脸颊

那是生命中的精华
受到万般呵护,令人青睐有加
怎么舍得抛弃,予以接纳

虽然身影并非绚烂
只见洁白无瑕

许多目光朝之飘洒
浑身沾染着光辉,似乎要升华
想要躲藏起来,生怕风吹雨打
但是不能移居到闺房里
因为还要获得雨露的滋养啊
为了蕴育而生一粒金黄的果实
化解饥渴的眼神
诉说着一句赞许的话

梦见一片油菜花

□ 周忠义

那香是多年就有的香
那黄是金灿灿的黄
那一片在微风中
浪花般簇拥的摇曳
就铺展在我的故乡

似乎是故乡才有的芬芳
似乎是故乡才有的明亮

映衬着清澈的河流
映衬着白云行走的蓝
映衬着村姑红红的脸蛋

梦见一片油菜花
就开在我乡音依旧的村庄
她像一片深情的流水
漫过我一年一年的眺望

我的远方

□ 王国莘

我去过远方
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见到心心念念的宝贝儿子
他在高铁站台等着我

拉开距离的美感
走进了
一个叫异乡的地方
哪里风景怡人
鲜花开在房子周围

转眼间你长成大男孩
小肩膀学会了承担
我在你的庇护下
觉得一切格外欣慰格外心安

下次还会再见面
我走了 带着沉重的思念
在日后花开日子里
彼此守护,彼此温暖
你是我生命中的圆满

当谷雨打开乡土(外一首)

□ 王传顺

谚语无语。明媚在只此
青绿的画中
触类旁通的两滴
在环珮社鹁鸟的憧憬

面对川溪,肯定有延绵
不息的烟霭
而菜畦里
昔年的一尊稻草人
即使隐忍丛生
却把一个个解不开的日子

在念物般的寂色中
守成红尘烙印

还在急急匆匆,阡陌上
交错辛劳,洗去汗中的盐
让种子在丰稔的意愿里
绽放于打开乡土
也打开时光的期望

全然承袭。反复在山一程
水一程之中,淋漓

走进春天更深的地方

稍微留心。风,很有风度地弯腰
邀请春雨的雨
走进春天更深的地方
一些烟霭把情然的柔情
蜜意烘村

但是你在寻找

寻找布谷鸟的始鸣
把重复的节奏当作
催促

泥土怀揣的墨色依旧
浓醇,四月的乡韵握紧
几缕炊烟。你的赶赴

生活随笔

踏春寻韵诗意浓

□ 张元丽

春日,我总欲踏春寻韵,于古诗词中觅得那丝丝春意,感受古人笔下的盎然生机。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这句诗,如同一幅精致的春日画卷,缓缓铺陈在眼前。瞧那河畔的杨柳,绿丝垂挂,轻轻摇曳,宛如婀娜多姿的少女,在春风的轻抚下,翩翩起舞。那丝丝绿绿,随风轻拂水面,荡起层层涟漪,犹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令人心醉神迷。“草长”与“莺飞”,诗中的这两个词,仿佛将春天的气息与活力都捕捉了进来。新生的绿草在二月的阳光下茁壮成长,铺满了大地,形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海洋。而莺鸟们则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欢快的鸣叫声在春风中回荡,为这美好的春天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笔下的《惠崇春江晚景》如一幅细腻的初春画卷,徐徐展开。竹影婆娑,绿意盈盈,虽尚未茂密成荫,却已透露出春的气息。而那三两枝桃花,含苞待放,恰似羞涩的少女,在枝头轻轻摇曳,她们花瓣初绽,艳若朝霞,犹如春天的信使,为大地带来一片生机。

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孟郊的“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桃花亦如那虚虚草,悄然绽放,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春满老屋好时光

□ 刘平安

一场春雨过去,老屋后方的空地上,又长起了一株不知名的高大植物,这里的花草树木每年总会一茬接一茬生长起来,到了春天,外面的藤曼和枝桠就会挤进房里,溢满整个后院。

老屋分前后两部分,前楼是黄土打的一层瓦楼,后楼是红砖砌起的五层小楼,后面是几个邻居共同的小院子。前楼和后楼用非常常用的露天天井连接,入春的第一场雨,奶奶总要拿一个脸盆接起一盆的雨水,浇到她的绿植里去,奶奶说,春雨贵如油,接点雨水浇进去绿植好生长。我那时也不懂,只管把盆里的水朝空中泼去,看水滴四散而下的场景。我喜欢盯着四散的水滴反射阳光在墙上映出的点点光芒,这些不断变化的光芒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一闪一闪,和屋后蔓延而来的爬山虎相映成趣,十分漂亮。

春天换季常常生病,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偏方,说小孩子在太阳底下洗澡可以增强体质。所以天井也成了我的天然“浴室”。每次洗澡前,母亲会到空地上扯些蒲公英熬出一大桶水,然后灌入一个大澡盆,在天井里放凉一会儿,记忆里那个澡盆非常大,我一进去就可以躺下,母亲在澡盆里会放一些有趣的洗澡玩具,能浮起来嘎嘎叫的小黄鸭是我的最爱,母亲每次在找哪里漏水了,好一通找,直到一次发现我藏起来的湿漉漉的管子,才知道是我贪玩弄得到处是水。

前楼是父母开的南货店,每天要早起把收进店里的东西摆开来,让客人一眼就能看到想要的。前楼总是很拥挤,一屋子满是货架,货架里满是

货物,我喜欢在琳琅满目的南货里面做作业,有时候几个啤酒箱就可以成为我的书桌,然后从货架上挑选自己爱吃的零食,装一塑料袋,躲在翠叠层叠的货架里,那种在拥挤的货物里做作业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安心,春天潮热,全身黏腻,又很疲乏的时候,我最喜欢躺在装货的大纸箱上,周围堆满了纸箱,外面开始下雨,我则躺在纸箱堆里睡觉,十分舒适。

与前楼的热闹不同,后楼则安静多了。我喜欢和奶奶住,奶奶每天晚上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小红帽和大灰狼在奶奶那里有许多版本,每次讲都不一样。那时爱赖床,爷爷和奶奶早起了,房间被照的透亮,窗外那方荒地上长起的大树总会用它的枝干拍着玻璃,似乎是在叫我起床。那株大树好像从未枯败过,到了春天就开花,秋天就结果,冬天始终常青,它也陪伴我走过了许多时光。

后楼阳台最右边用砖砌起了一个洗手池,池子上接了一个水龙头,春天常下雨,下雨时,我最爱拿着水管套在龙头上,拧紧管子出水口让水洒出扇形的模样,我会扯着管子到处喷水,扇形的水洒得到处都是,本以为是借着下雨的档口,可以说是雨水打湿的这些地方,可还是挨了骂,我拿着长长的管子把水洒到了房间里,母亲每次在找哪里漏水了,好一通找,直到一次发现我藏起来的湿漉漉的管子,才知道是我贪玩弄得到处是水。

这栋朴实的老房子在这个春天仿佛又焕然一新,它记录着漫长岁月的的美好往事,我相信这间老屋还会继续见证许多个将要到来的美好日常。

其实做落谷的秧地才是最受罪的活计。从秋收后经过漫长的冬天,再到春天,秧地土块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我回到家中,俨然成为父亲种田的好帮手。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学做秧地。

做秧地田的地方,是上年秋后,预留的一块旱地,旋耕深翻,冬日冻融,年前下肥,待谷雨前夕把秧田整平。先深耕,后破垡再施肥直至蓄水成池。父亲率先光着脚,踩着吱吱作响的冰凌,泥土从脚丫间浸出,我见状,脱去鞋袜,卷起裤管,学样有样地走进刺骨的水田里,不一会儿,两腿冻得像刚出锅的炒虾一般通红,微微颤抖着。随着劳动的专注,全身的血脉好似沸腾起来,浑身暖洋洋的。父子俩靠着“眼怕手不怕”的毅力将半片的水田,改成一片片修长的秧地,再洒上发酵好的塘泥,上好雪白的碳灰,还有家里留下的草木灰,加上薄薄的一层水,秧地终于做成,人也成了个泥猴子。我这才理解汗滴禾下土的真谛。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谷雨下秧早已成了老黄历,取而代之的是旱育秧和机械育秧。直到麦收时节,早秧地星罗棋布散地在家乡的田野呈现。转眼间,广袤的田野里一辆辆插秧机穿梭其间,不到十天时间,无垠的原野留下一排排、一块块、一月片笔直的、绿色的诗行。

谷雨雨缠绵,下秧成记忆。谷雨下秧将成为我们心中一道抹不去的乡愁。